

李国荣：探究汉字的“秘密”

本报记者 齐斐斐



“赏”“赐”不同，“祝”“贺”有别，老板非“板”……日常生活中，一个个平淡的字居然“别有洞天”；“宋”“妻”“幸”“危”……随意几个字，组合在一起，不是历史典故，就是人文风俗，有的充满生活哲理，有的充满人生警示……

泊头的汉字文化研究者李国荣，常用“痴迷”二字来形容自己对汉字文化11年来的挚爱，用“魔力”二字来形容汉字的魅力。他认为，文字对做人处事的启迪、引导、教育具有独特的作用。

一笔一画里的文化典故

李国荣是一名文化爱好者，自幼喜欢读书写作。1989年，他创作的小小说《开发票》，入选《小小小说选刊》《百花园》联合举办的新中国成立40周年全国小小小说大赛，并获奖。

小说的内容是：一个人买了一把斧子要求开发票。经商的一家三代人，爷爷生在新中国成立前没条件上学，儿子处在特殊年代荒废了学业，孙子生活在发家的年代不用上学，谁也不会写“斧”字。最后“聪明”的孙子在发票上写的“父子”，他辩称，他家卖的是父子两代人都用不废的“父子”牌斧子。

有趣的是，多年后，李国荣偶然从书中了解到，“父”最早居然代表的就是斧子的意思。远古的成年男人以打猎为生，人人持有石斧。这种“标配”使“父”慢慢演变成男人。因为

勇敢，从而成为受人敬佩的男人。就这样，他开始了研究汉字。

研究文字，离不开书。研究古文字更要备存字典、辞典等工具书。为了阐释“丢”字释义，他网购了《扬雄方言校释汇证》；因“诞生”之“诞”，淘了清朝翟灏的《通俗编》；由“乐(yue)”到“乐(le)”，收藏了日本学者落合淳思的《甲骨文小字典》。

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，他感觉辞书工具有些“浅”，释义也略显简单。于是开始读《四书五经》、荀子、韩非子、墨子等各派学说。读历代经典，从历史变化中去体味文字的本义、引申义的演变。有些书籍市场上不再流通，他就淘二手书、旧书复印本。从书中认识了唐兰、陈梦家、杨树达等古文字专家。

李国荣说，生活中常用的汉字细究起来，都很有趣。例如饮食的3个字：膳、餐、饭。“膳”有“月肉”，天子吃的有肉，《礼记·玉藻》：“膳于君，有荤桃茢”。餐，《汉书》记载“赐餐钱”，是皇帝把食之余赐给大臣们叫“餐”。不管时间、不管凉热，随便填饱肚子的，那叫“饭”。

而人人有的“家”，从甲骨文一直演变到现在的字体，都含有“猪”(豕)。原来人类从会饲养畜类开始，就有在家中养猪的风俗，有猪的地方就是人居住的地方。

文字的力量让人顿悟

随着学习文字的不断深入，李国荣发现了很多“奥秘”。汉字很严密，

如甲骨文、金文、陶文、简文……凡是称“文”的都是用刀刻在硬物上的。而隶书、草书、楷书……凡是称“书”的，都是用软笔书写在布帛纸张上的。大篆、小篆有刻在物件上的，也有写在纸面上的，就称“字”。

李国荣喜欢读竖排繁体版式的书籍，可以从书中体味独特的感受，慢慢进入一种境界，穿越到西周秦汉，和古人对话，向先贤请教，奇思异想后会顿悟。

“倩”字最早为什么是指男性、指佳婿呢？李国荣大脑中出现一个场景：女孩相亲羞怯不敢正视，待男子离去，才偷偷看一下背影，背影给人无限想象，谓之倩影。他也时常为自己的丰富想象莞尔一笑。

家人并不惊讶他独坐时突然的表情变化，因为他在思悟文字时，有苦不得解的躁，有悟过程中的熬，最后才是“开悟”后的笑，家人早已习以为常。

家人习惯了他很多的“习惯”：在读、写、悟时，饭熟了也不要打扰，凉了再热；夜里会突然起来做笔记；喜欢向朋友“贩卖”文字；有新“成果”整理成文字就发微信朋友圈；在网上和人“辩”字“争”词，乐此不疲。

李国荣日常“宅家”，不吸烟、不饮酒、不玩牌、不外应酬，多年的“冷板凳”成就了他特有的理想生活状态。

推广汉字文化收获良师益友

李国荣在谈到研究汉字最大的收获时说：“一直跟他生活的6岁的孙女、3岁的孙子，喜欢读书，从不恋手机。”

不只是家人，对周边人，李国荣也是言传身教。久而久之，他成了远近有名的汉语文化宣讲者。在给一所初中老师讲座时，解释“师”本来是

军队，最早师官由军队的人兼任，“师”由此演化为教化、用教化替代征伐。

在为一所幼儿园家长讲座时，着重讲了“教育”的“育”字，其本义是妈妈在生孩子时，所有的注意力都倾注在孩子身上。现在对孩子如果没时间关心，没心情关心，依靠报培训班，用他人替代自己，孩子很难成才。在为沧州籍优秀大学生讲座时，则讲了“德”，在生活中保持正直，就是“德”。

因为学习古汉字，李国荣结识到一些文字学者。疫情期间，一位学者在网上讲解“疫”，说“疒”里面的“殳”是一种鸟类，由鸟四处飞翔传播的病毒为“疫”。李国荣指正：“殳”是一种有棱无刃的冷兵器，“疫”字意是指锋利的兵器伤人迅速。这位学者闻错立改，马上删掉了此前的讲座视频，二人因此成为网上好友。

有位大学教授写了一篇考证河间、文安、固安等地的米各庄、庞各庄等地地名中“各”字来历的文章。李国荣从淘来的一部旧书中，发现了已故历史学家黄现璠先生在《古书解读初探》中的考证，“家”在魏晋前读ge，到南北朝时期才读作jia，村名中的“各”字就是“家”字。他马上告诉这位朋友，从此文字的交流让他们越走越近。

现代人习惯在网上学习，网上的文字和纸质的相比，由于没有人把关，错误百出。李国荣说，有一个很有影响的平台讲“燕礼”，说“燕”是“宴”字的误用。殊不知，“燕”字在殷商时期就有了，用作“燕礼”，今天的“新婚燕尔”就来源于此。而“宴”字到西周才产生。

十几年与文字相伴，李国荣最大的欣慰是，这些年用汉字文化改变了很多人，让他们爱上了读书学习，这也是他的初衷所在。



崔平荣 百岁老兵家国情

本报记者 杨静然 本报通讯员 李莹

西出阳关，直到哈密、阿克苏、喀什……70多年前，一位壮志青年扛着枪踏上西征之路。大漠茫茫，风沙苍劲。他们埋伏在戈壁，眼看敌人近了，更近了，他和战友瞄准，射击……匪徒仓惶逃跑。

这个青年叫崔平荣，岁月浮沉，如今，他已102岁。

近日，我们来到了东光县秦村镇崔站村崔平荣的家。和他攀谈时，老人心心念念的，还是当年的战争往事。

戎装唤醒红色记忆

崔平荣 1919年出生，今年102



岁，是屈指可数的百岁老兵。虽然身体不适，时常昏睡，但清醒时总和子女们说自己喜欢穿军装。得知这一情况，东光县政协文史委的工作人员，特意为老人家购买了一套崭新的“六五式”军装。

采访伊始，老人刚刚睡醒，但一看到准备的军装，立刻眼前一亮，缓缓坐起身来，戴上军帽，穿上军装。

一张泛黄的转业军人登记表，记录着崔平荣光荣的一生——1951年至1952年，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军16师47团、48团，跟随王震将军进军新疆，参与新疆平叛作战、“剿匪”和恢复建设等工作；随后，参加抗美援朝。

“我1949年当兵，当兵半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”一套新军装，让昏睡中的百岁老人焕发了神采，记忆又回到了那段炮火纷飞的岁月。

1949年9月，新疆和平解放。但当地匪徒仍在南北疆策动暴乱，无恶不作。此时，崔平荣所在部队接到命令——进军新疆，平定叛乱。

“王震将军带领我们进的新疆。”老人说。

崔平荣所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军，前身是1947年10月组建的西北野战军第6纵队。这支队伍是有红军基础的老部队，作风勇猛

顽强，执行命令坚决，战斗力超强。

而47团的前身是红28军，战斗作风英勇顽强，执行命令坚决，是主力团队之一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崔平荣练就了一身本领。

英雄连队屯垦戍边

“16师近万人采用步行、骑马等方式浩浩荡荡地抵达哈密地区。建立人民政权、帮助人民尽快恢复生产，是新疆和平解放后人民解放军面临的首要任务。”崔平荣说。

老人回忆，初到新疆，条件极为艰苦。满眼是戈壁荒漠，难觅人踪。而储存的粮食有限。要想长期扎根，只能自力更生。

“没房子住，战士们砍下柳树桩搭个架子，割下草往架子上铺就成了草棚子。粮食供应困难，断粮时有发生，蔬菜更是很难吃到。冬天发一身棉衣，到了春天，战士们把棉花掏掉，变成了单衣。夏天干活，大家都光着膀子。没有牛马，就把绳子往肩上一套，人拉犁，肩膀磨出的血把绳子都染红了。战士们每天天一亮就下地，一直干到晚上，从不休星期天。”崔平荣说。

那些艰苦的日子，令他终身难忘。1951年，因表现突出，崔平荣荣立三等功一次。

抗美援朝保家卫国

1950年，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

战。为此，志愿军先后组建了13个汽车团。1953年2月，西北军区抽调3个汽车连，组建志愿军汽车暂编15团，崔平荣所在的连队被选中，入朝担负运输保障。

一列列火车载着白面、大米、炮弹、胶鞋等物资，从中国运到朝鲜。他的任务就是把火车拉来的物资，卸装到汽车、卡车上，送到前线。入朝的第二天晚上，崔平荣就开始了运输任务，趁着夜色向南开进。为了防备美军空袭，汽车的大灯都拆了，摸黑向前行进。

隔一段时间，志愿军运输线就会遭到破坏。“日夜有飞机巡逻轰炸，白天投炸弹，晚上飞来飞去找目标。前方战士跟敌人直接枪对枪、炮对炮，我们后方就是天天跟飞机打交道。”他说。

严寒的天气和紧张的物资储备工作，让崔平荣患上了关节炎。现在每逢阴天下雨，膝盖还会疼痛。

转业后，崔平荣服从组织分配，一直在秦村镇文教室工作，直到退休。

交谈中，崔平荣老人不时整理一下新换的军装，正正军帽，在我们向他告别时，老人不自觉地行了一个军礼。

军旅岁月，是百岁老兵崔平荣永不磨灭的记忆，戎装情结，是他对党挚爱一生的真情表达。这，是一个军人的本色，也是老兵的一颗赤子之心。

刘镇陆 守护古树40年

本报记者 杨静然 本报通讯员 白世国



一场大雪，将运河区南陈屯镇上河涯村包裹在一片静谧之中。而村里那棵年逾600岁的国槐依然高大挺拔，迎着寒风，不见怯色。

91岁的刘镇陆就住在古树旁。他从小与树为伴，家里的房子修了盖，盖了修，始终没有离开过这棵树。

他说自己和树有缘，便把家取名为“古槐轩”。就这样，一年又一年，树看着他长大、成家，青丝变白发，而他也像守护家人般，守护着这棵600多岁的古树。

百岁古树的前世今生

顺着上河涯村南的小路前行，远远就能望见一棵参天大树。树叶渐渐落尽，但粗壮的树干仍强有力地伸展着。树高17米左右，树干粗得三个人都抱不过来，偌大的树冠犹如一把巨伞，将原本宽敞的街巷遮了大半。

仰望古树，盘虬嶙峋，干裂的灰色树皮布满历史的沧桑与厚重。它静静地矗立于此，看沧海桑田、岁月变迁。

作为在这株古树下成长起来的孩子们，刘镇陆对它有着深厚的情结。曾经，古树有四五个大树枝，儿时的刘镇陆就和小伙伴们爬上大树，顺着树杈爬到那爬到这，为此，没少挨过骂；树杈高耸十几米，人们在解放桥上就能望见大槐树高耸的树干；盛夏，浓荫匝地，人们在树下下棋聊天，好不惬意；缺粮年代，青黄不接时，满树的槐花曾是全村人的“救命粮”……

“相传，600多年前，刘家先辈来到运河边安家，因在河堤上建村而得名上河涯。老辈儿人们口口相传，当年这里一共种植了8棵槐树，但陆续死掉了，只剩下这一棵。可以说，这株古树承载着刘家几代人的记忆和情怀。”他说。

陪伴古树的是村民刘镇陆的生活。每天，他都要出来“巡视”一番，清理树下的杂物和杂草，在树下闲坐许久。

几年前，老人在树旁挖了口一米多深的水池，用于滋养大树。从那以后，树明显茂盛了起来。到了夏天，一树繁花灿烂如雪，压得树枝都不见了踪影。

还有一年，槐树枯枝，许多虫子爬来爬去，刘镇陆特意跑到林业局咨询，还给大树上药。

几十年来，刘镇陆的家就依偎在古树旁，他像呵护子女一样照顾着这株古槐，使它枝繁叶茂。

对乡土文化情有独钟

刘镇陆从小在这棵树下长大，1947年外出工作，直到退休，老人一直住在村里，始终关注、保护着这棵古树。他的心愿也在一年前实现——2020年4月，运河区农业农村局为这棵古槐树挂牌，上面写着：树龄616年，保护级别：一级，监护个人：刘镇陆。

从此，刘镇陆成了古槐名副其实的监护人。浇水、施肥，当附近的孩子来爬树玩耍时，老人便会及时制止，并给他们讲述这棵古树的往事。

与其说刘镇陆在保护树，不如说是在保护上河涯村的历史。

这些年，刘镇陆搜集、整理村里的历史。运河边的观音寺、真武庙、渡口、老井、私塾、古槐，以及纪晓岚在《阅微草堂笔记》中提及的水明楼、度帆楼，老人如数家珍。

2010年，老人和村里人商量，想为下一代留下些什么。由他撰文，根据《明史》和《刘氏族谱》，立了一座石碑，上面记载着上河涯村的历史。

如今，这座石碑和600多岁的古树一起，见证着上河涯村的风貌与变迁。

名人植物园里有20尊历史人物塑像，其中有抗倭英雄刘焘，文字介绍说他是刘辛庄人。刘镇陆却有不同见解。他翻阅族谱、地方志，走访刘辛庄、永平里的刘氏族人，推断刘焘是上河涯人，得到了许多文化研究者的认同。

多年的搜集、研究，刘镇陆整理出一份《古运河畔的历史文化遗存》，解开了消失的观音寺等谜题。册子里，他精心手绘的地图明确标注出真武庙、水明楼等岁月了古建筑的位置。这些历史，连村里的老人都说不清楚。

曾参与修建坦赞铁路

与刘镇陆交谈，很难想象他已经91岁。更让人意外的是，这位爱好文化的老人曾经参与过坦赞铁路的修建。老人家里的一张老照片，见证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。

刘镇陆1930年出生，儿时读过几年私塾。1948年考入铁路部门后，负责开轨道车、修铁路。

1964年，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相继独立，赞比亚作为当时世界上的第三大铜矿产地，需要一条通往坦桑尼亚出海口的交通命脉。1970年10月26日，坦赞铁路正式开工。中国政府提供了9.88亿元无息贷款，并先后派出技术人员超5万人次参与建设。

坦赞铁路项目启动后，急需一支专业的施工技术队伍支援。当时，国家铁道部在各个工程线上挑选精兵强将组成援非队伍，赶赴非洲。刘镇陆作为管理人员，入选其中。

“我主要负责事管理和规章制度的建立。印象最深的就是炎热、动物多。”刘镇陆说。

1974年，刘镇陆回国，在天津铁路局沧州工务段工作，直至退休。

如今，91岁的刘镇陆面容慈祥，心态乐观积极。搜集整理家乡的历史文化，为后人留下一份文化遗产，成为他最大的心愿。为此，他孜孜不倦，乐在其中。



91岁的刘镇陆